

生活物语

青青菱蒿

王同举

几场春雨过后，乡野空旷纯净，处处生机盎然，草木披上了一层厚厚的绿。晨起，漫步于河边，清风阵阵，氤氲水汽里挟裹着一股淡雅的菊香。循香而去，探身细看，碧波之上，摇曳着一片青翠。

是菱蒿。菱蒿，又名芦蒿、水蒿，其叶片纤细，茎梗饱满脆嫩，带有一种独特的菊本草木清香。“厥蒿二月生，细白美盈寸。”早春时节，一丛丛菱蒿从水里探出头来，柔嫩的茎梗上染了一抹新绿。那种绿，介于青绿和翠绿之间，是一种清爽油亮的绿，绿得让人心生柔软。密密匝匝、错落生长的菱蒿拥簇在一起，远远望去，好似河面上浮着一层绿色的烟雾。

一旦与水为邻，草木便雅致许多，显得风姿不凡，菱蒿也是如此。新生的菱蒿，藉了春水的灵气，饱足了初春阳光的清新，出落得如江南女子般清雅娟秀。

菱蒿的美，不仅仅在于它的绰约风姿，它还能入馔，是乡下传统时令野菜之一，春天的餐桌上总能寻觅它的身影。春光柔，春水暖，菱蒿青青，诱惑着人们迫不及待地奔向春天的河滩。人们三五结伴，拿来小竹篮，结起裤管，下到河滩边找寻菱蒿。菱蒿身姿修长，茎梗脆嫩，只需稍稍俯下身子，拨开草丛，手指轻轻一掐，一束束柔嫩的菱蒿秆就躺进了小篮子里，指尖还带着一股淡淡的草木香。

一篮子菱蒿采回家去，摘除梢尖上的嫩叶，掐去根部老的部分，稍稍焯水，去除泥腥味，再加入葱、蒜、姜，旺火翻炒，厨房里顿时弥漫着一股迷人的清香，仿佛整个厨房都充盈着初春的气息。经旺火翻炒过的菱蒿，依然明艳动人，保持着天然新绿，白里略带青，青中稍透红，色泽晶莹，宛如碧玉，因而有人称之为“碧玉绿簪”。

吃得越精细，越能尝出食物的鲜和美。一尺来长的菱蒿，人们往往只取食其中最鲜嫩的那一小段，所以，吃菱蒿时需要慢慢地咀嚼。也只有细细品尝，才能表达出人们对自然界无私馈赠的基本尊重，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食物的本真，才能品尝出食物的香与甜。菱蒿入口脆嫩，那种饱含了春水的清韵，瞬间在舌尖上绽放，然后在胃里反复涌动，唇齿间尚留有余香。

南宋美食家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写道：“旧客江西林谷梅山房书院，春时多食菱蒿，嫩茎去叶汤焯，用油、盐、苦酒沃之为茹，或加以肉，香脆，良可爱。后归京，春辄思之。”文中所提及的，前者为清炒菱蒿，不过是寻常农家餐桌上的菜式；后者即菱蒿炒肉，则是一道享誉盛名的江南名菜。菱蒿与肉，一个饱含了草木的鲜，一个沉积了油脂的腻，菱蒿的清香调和了肉的浊气。它们相遇、彼此融合，相辅相成，赢得了“登盘香脆嫩，风味冠春蔬”的美誉。汪曾祺先生在《大淖记事》中写吃菱蒿炒肉时的感受：“如坐在小河边闻到春水初涨的味道。”如此形象的描述，既贴切又生动，读之让人食指大动。恍惚中，眼前有一丛丛青绿在水波中摇曳，一股浓郁的乡土田园气息扑面而来，似乎也闻到了一股春水初涨的味道。一盘简简单单的菱蒿炒肉，在先生笔下竟是这般撩拨人心。

如今，菱蒿被摆进了超市的橱窗，成了高档菜。旧时散落在生长在河滩的菱蒿，完成了华丽的转身。但无论怎样，其品质依旧，清香如故。青青菱蒿，在舌尖上滚一滚，在味蕾上走一遭，瞬间就能让我们抵达春天的最深处。

《犁新雨破春耕》乐哥摄

在时光的肩上，心若一株木棉，根，紧握在地下；叶，相触在云里；花，绽放在风中。木棉花开得红艳但又不同俗，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，染红了羊城的半个天空，如梦的生命之神韵，不褪色也不枯萎，它以壮硕的躯干，顶天立地的姿态，独自傲立在岸边旷野。我感叹那木棉花的坚强，色彩就像英雄的鲜血染红了树梢，盛放着南国的风情。木棉花可入药，传统广东凉茶中就有木棉花，有驱寒祛湿的功效。人们都说，广州的春天从木棉花绽放开始，到木棉花掉落结束，不是春天太短，而是美好总在不不经意间便溜走了。

工作在侨乡，春，给了我丰富的视觉冲击，让我深深领悟了什么是大美。放眼远望，古色古香的碉楼，散落在绿色的田野里，阡陌交错间，浓淡远近，相映成趣，好一幅春之画卷。人间草木，侨乡，一直深受花仙子的眷顾。“南国春来早，雀花先探头。”在百花争艳的时候，一群“小精灵”悄然而至，它就是禾雀花。禾雀花如其名，每一朵花瓣都拖着小小的尾巴，一串串地生长开花，白的、红的、蓝的、紫的……五颜六色簇拥成团，像是在窃窃私语。细长的藤蔓上，一簇簇禾雀花欢腾地簇拥着枝干，微翘的花瓣宛如小鸟翅膀，一幅“万鸟齐飞”的奇观在眼前铺开。江门这座城市，又何止美丽的禾雀花，山美水甜、颜值出众，这山、这楼、这水、这花，都让我深深地迷恋着。

岁月悠悠，古代把“历史”叫作“春秋”，春来秋去的循环就是时间，而时间的循环就是历史。随着风的方向，行走在春天里，每一朵花开都是一处美景，每一片花落都是一段回忆，放飞心中的念，把已远去的春暖花开的故事夹进双眸里。



四季话语

行走在春天里

覃强华

的世界，在上学的山路旁，种满了树冠如伞的苦楝树。在春暖花开时，苦楝树都会在光秃秃的枝丫上抽出羽毛状的新叶，那嫩绿而潇洒的羽状叶片里，一朵朵、一簇簇、一丛丛，密密层层，在阳光照射下，影子洒在地上，斑斑驳驳。淡紫色的花开满了整个树冠，浪漫迷人，云蒸霞蔚，好一片春色。那条槐花路藏着山里的孩子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梦，随着光阴的流逝，一批批山里的孩子像蒲公英种子一样，越过田野，走出大山，飘到了远方的城市。

在时光的海洋里，我犹如一叶轻舟，启程远航，坐上火车去遥远而陌生的城市求学。年后初春，北方可能还是严冬。武汉的春天，在一场雨一场雪之后，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

逢到三月，是武汉看花人最忙的时候。在这座生活着近千万人的城市里，在喧闹的路边，在街心广场，在公园、江滩，在湖岸、郊野，樱花盛开，樱白若雪、雪白似樱，如烟如霞，宛如仙境。一花一世界，人山人海花开花落，人们的生活在樱花的映衬下变得浪漫无比。岁月在不声不响地流淌着，在江城武汉这座城市求学的4年时光也落下了帷幕，人生在有声有色地前进着，而我的梦想，也终会在这里扎下牢固的根基。

走出校园，我来到了羊城广州。阳春三月，万千姹紫与嫣红，我独爱木棉。在和煦的春风中，在街道、公园、校园……一棵棵红红火火的木棉树，大大方方地映入我的眼帘。我站



诗歌

东湖吟

何云

那一场雨
没完没了
暴涨的水
几欲逃离堤岸
低徊的蜻蜓
无处停驻
静静的湖面
终有玉手撑遮
能想到的远方
一定是春色满园
能回忆的过往
须有纷飞的鸥鹭
纵然
小小荷盖挡不住漫天的风雨
正如小段分行
诉说不尽人间的悲欢
我还是依然
等一次莲开
等一人再来

沉郁之风、浩然之气与存在之思

——论康释然诗歌的审美底蕴

文艺谈

杨雨

从文学发生机制上讲，作为外在呈现的诗歌作品，是外部世界借助作者内在情思而融合、建构、创造出的开放式文本，是一个作者价值体系的集中反映，是其思想、视野、境界、经历、文采等元素所构成的整体的“冰山一角”。康释然的作品，从具体而微的物象或世相出发，带着寓言式写作的秉性，在词的选择上往往有意识地选择“大词”并赋予新意，同时又有充沛的情感作为支撑，因而在整体上呈现出沉郁之风、浩然之气与存在之思，是风骨、意气与哲思的结合体。

沉郁之风：构成诗歌支撑的骨骼

沉郁顿挫，是伟大诗人杜甫最显著的艺术特征，乃至形成后人的一种艺术模仿与价值追求。它警醒作为诗人的知识分子，面向现实世界时应该葆有的恻隐之心、慈悲之心与普世情怀，让世间的悲苦哀乐激荡在胸、萦绕在心，进

而化为跌宕起伏的文字。

康释然的诗歌，未必直击现实生活的悲苦景象，也不多素描那些所谓底层人和底层生活的形象，但他将这些情思融于更深的思索，让他的词句具有一种十足的顿挫之感，开辟了另外一种沉郁的路径。他在《雄性高原》中写道：“广袤大地隆起的，传说，眼睛崩塌/沟壑，森林，盘古的汗毛勾勒沃野”，这是“日神精神”与“酒神精神”的结合体，是处在远古世界与现代世界中的人类个体，面对巨大、旷远、浩瀚时空时难以驾驭的无力感、沉醉感、兴奋感，多种情绪复杂交织，集中地展示了这种沉郁之风，是表达人的孤独的最高形式，是最自由、最彻底的生命游戏。

浩然之气：涌流诗歌周身的血液

“吾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康释然的浩然之气的本质是内心始秉持的良知，发而为诗，则呈现出言辞之间流动的正气。

作品《红》是最能体现这种浩然之气的佳作。康释然将“红”这种颜色所具有的能量用极其诗化的语句表达出来，将“红”的历史抽象地表达为“引信”“子弹”“炸裂”“信号”，臧薄欲出，直至把“红”从颜色升华到了信仰。这首政

治性抒情诗没有落入口号式的窠臼，而是以浩然之气作为支撑，以充满力量的词语为船，抵达了正气的巅峰。

《赤坎影视城》是康释然试图驾驭历史、书写时空的探索性作品，“辉煌”“时代骨架”“历史的一鳞半爪”“遗址”“繁华”“空间”……这些宏大的词语单列起来每一个都极其难以诠释、难以书写，但康释然将其结合在一起，却呈现出一种彼此支撑、彼此交叠的状态，让每个大词都立了起来，因而也很好地诠释了“赤坎影视城”的厚重历史与独特魅力。

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中讲：“若丰藻克赡，风骨不飞，则振采失鲜，负声无力。是以缀虑裁篇，务盈守气，刚健既实，辉光乃新。”康释然的作品正是具有了这种作为浩然之气的风骨，因而处处显得守气而刚健。

存在之思：支配诗歌周身的灵魂

从荷尔德林到海德格尔，对于生存状况的诗性思索，成为一种以语言、以诗歌、以哲学抵达人类存在本质的路径。康释然的诗歌写作，有着一个从注重抒情到注重寓意、注重哲思的转变过程，这也让他诗歌中的意象越来越具有丰富的光芒。

《空瓶子》是十分典型的一首寓哲理于物象的作品，既带着中国古典物象选取与境界构建的气质，又有着西方油画的意味。这首仅仅六句的断章，在“空”中营造了“实”，在“无”中营造了“有”，虚实相生，有无交错，大有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。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的神思韵味。

作品《路》高度集中展现了这种存在主义特质，在描述了身边的、目击的、想象的各式各样、各种状态的人之后，康释然说：“他们一直探索，一直种植，一直收割/一直倒下，一直重归大地/与根须，与洪水，与黑暗中穿过泥路的蝼蚁”，这不正是“人充满劳绩，但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之上”的另类书写吗？这不正是宇宙洪荒中的人类恒久状态吗？

作为三个维度的沉郁之风、浩然之气与存在之思，成为康释然诗歌作品的内在品质，融合在康释然作品的字里行间，让他的诗歌在切入现实时显得有深情、有厚度、有韧劲、有格局。当然，康释然在物象的选择与诠释、词句的构造与疏通、思想的拓展与挖掘方面，有时还显得刻意而不够圆融、急切而不够平稳，还有提升空间，这也正是康释然作品可期待的生长点。



《白沙》版投稿邮箱
(仅限本地作者):
kf3502669@126.com
请注明作者姓名、电话、地址，并附上
银行账号。字数控制在1500字内。

江门五一国际车展

4月29日—5月1日

广东珠西会展中心

主办单位：江门日报社

